

刊新作創

# 士勇七十五

著深景趙

行印局書新北

# 目次

|    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序·····           | 一  |
| 大壩子·····         | 一七 |
| 義勇軍·····         | 二四 |
| 台兒莊·····         | 三〇 |
| 五十七勇士·····       | 三三 |
| 大刀殺敵·····        | 三六 |
| 武漢空戰·····        | 三九 |
| 炸敵艦·····         | 四四 |
| 錢塘江·····         | 四九 |
| (附錄一) 抗戰與彈詞····· | 五三 |

## 序

大鼓在以前本是奉仕於清朝皇帝的玩意兒，要想找出其中含有民族意識的，實在非常之少。歷史語言研究所搜集俗曲甚勤，但據民國二十一年李家瑞中國俗曲總目所錄，也只得一百六十種。在這些種中，值得現在彈唱的，簡直找不出一種來。倘若連子弟書三百四十九種也算上，我們也只能找到全掃秦、花木蘭、郭子儀、新昭君等數種而已。

我所藏的各種大鼓刊本，也只有武穆還朝、淤泥河（薛仁貴事，非羅成事。）寧武關這幾種是可用的。

九一八前後，山藥旦也曾唱過馬占山、義勇軍、陳英士虎口救同志、

鐔鳳緣之類，坊間新編的大鼓也有義勇軍、十九路軍、大戰喜峯口等。究竟所出不多，只是這樣零星的幾種。

於是顧頡剛等的通俗讀物編刊社便編印起大鼓書詞來。除了鄭振鐸在大衆文學與爲大衆的文學（見痴癡集）篇中所舉的十一種以外，以後又出了十六種，可分爲現代的與歷史的二類。現代的有綏遠抗戰、百靈廟、二十九軍大演習、打漢奸、白面鬼、毒氣傳、大鬧趙家樓、哭朝鮮等；歷史的有：精忠報國、文天祥、平倭記、史可法、鄭成功、梁紅玉、臥薪嘗膽、宋代亡國史等。

孫伏園等在定縣也出了不少。席徵庸還寫了一篇定縣的大鼓詞來說明改編的經過。

八一三以後，我在救亡日報、立報等刊物上寫過十一篇大鼓，後來結集爲戰時大鼓詞在抗戰出版社出版。穆木天最早發表的大鼓是小段僞國王順反正，接着又在民族呼聲上發表三道轍的蘆溝橋，後來大約根據林彪、蕭向榮等的自述寫了一篇詳盡的平型關，並且也已結成集子，似名爲抗戰大鼓詞。老舍近來也常談到大鼓，還在漢口的大時代上寫過一篇張忠定計，又在文藝陣地上寫過一篇王小趕驢。歐陽予倩的桃花扇首尾也各有大鼓一段。穆木天和我所寫的，偏於戰績，對於一般民衆，未免忽略；老舍和歐陽恰好彌補了這一個缺憾。

通俗讀物編刊社移到漢口以後，又出了陽明堡火燒飛機場、郝夢齡抗敵殉國、張千躲飛機、槍斃韓復榘等三十種。

老向在文藝五卷四期發表了一篇大鼓光兒亭，寫的是戚繼光斬子的事。因此想起他去年曾在宇宙風上寫過一篇文章，說起要寫大鼓，並且擬了十幾個目錄；立報上也有人說起他寫過抗戰大鼓。可惜除了這篇光兒亭以外，我都沒有機會拜讀，因此也無從論列，甚以爲憾。但是，戚繼光斬子恐怕並無此事。嵇嘉青中日列代戰史凡例之四云：「戚繼光斬子事，原爲閩人之流言，莆田縣志據以載之，而戚之年譜及所著橫槊稿、愚愚稿等書均未記及。且戚至四十歲始生家嗣祚國，又安得有子而斬之？」大約因爲楊家將有楊延昭轅門斬子，薛家將有樊梨花蘆花河斬子，於是與楊薛同爲民族英雄的戚繼光便也被捏造一個斬子的故事了。據老向所記，故事如此：戚繼光五十五歲，子存忠二十三歲。福建患倭寇，戚圍剿之，派韓

崇信與關祖羽（意爲崇韓信且祖關羽，此二名或老向所捏造）出戰，敗。存忠願領兵八百出戰，在父親面前立下軍令狀，不勝卽死。結果因勝窮追遇伏，便反勝爲敗。繼光依令把兒子綁了起來；妻子求情，又要一同處斬；最後母親求情，總算放了妻子，仍舊把兒子殺掉了。閩人因其絕後，便替他建了一個祈子亭，繼光說：「凡是滅倭英雄漢，盡是戚家好後生。紀念亡兒爲國死，莫若改作光兒亭。」這個故事，不是活龍活現的轅門斬子的變形麼？母親不就是余老太君麼？因爲是傳說，所以便有異辭。陳醉雲的戚繼光便說戚繼光的兒子是因臨陣回顧被斬的。其實戚繼光半閩是在嘉靖四十一年到四十三年，也就是三十五歲到三十七歲，（並非五十五歲）距生子時還差三年：大約閩人因其無子，便替他建了祈子亭，後來以

訛傳訛，便轉成光兒亭的傳說了。不過，老向主要的目的是在說明抗戰軍紀的嚴肅，故事的真偽倒無甚要緊的。

漢口所出的榴花第四期，徐飛白寫過一篇大鼓勇士段雲清，這的確是好題材，友人丁三先生曾向我提供過。

值得特提的是大鼓的寫作者鄭青士先生。我對於他的純熟的技巧甚爲佩服。他以艱苦的努力寫了一篇劉夫人哭靈，爲了便於大鼓女藝員董蓮枝的演唱，全篇一字一句都仿照劍閣聞鈴，（見蓮歌，廣益書局版）仿得真像。其他如寫飛機轟炸台灣等篇，接連在文藝月刊戰時特刊上發表，也都音韻鏗鏘，堪稱此中斲輪老手；至於詞句優美，尤其餘事。以上是武漢方面的情形。

上海方面，苗圩的陳懷民也寫得不壞。此外還有兩三篇。曼衍的兩篇立意甚好，可惜所押的韻並不全是平聲，常押仄聲韻，念起來不大順口。我曾說過逢單句宜押同紐仄聲韻，作者或許誤會了我的意思，把兩句認作一句，因此逢雙句也押起仄聲韻來了。其實，腳韻單仄雙平，最好是全篇如此，例如華容道便是好例。鄭青士就曾這樣用過，他的大鼓守律最嚴，唱起來最爲方便。

山陝方面，則文藝陣地第二期上所轉載的西北戰地服務團的報告可見一二：「我們自編的大鼓有勸國民抗戰、抗日救國十大綱領、大戰平型關、擁護蔣委員長，另外還有梅花大鼓、樂亭大鼓，這些是編給女同志唱的，每到一處都得到羣衆熱烈的歡迎。」劉白羽最近的報告文學集遊擊中

間，有一篇在X村其中也提到「羣衆熱烈接受的服務團的大鼓」。可見事實上羣衆是歡迎大鼓的。

丁玲曾說過，新的大鼓詞（救亡工作隊臨時所編）在陝西曾收到極好的效果。茅盾也說：「鼓詞在北方的民間有絕大的勢力，它是最好的武器。研究鼓詞，創作新鼓詞應該首先列上我們的日程。」可見大鼓在抗戰宣傳上是極重要的。其次，大鼓能寫現代戰爭，無須舞台裝置、服裝、佈景之類，出演方便，均爲皮黃戲所不及。像戰淞滬中，「本軍翁照垣，奉令把守吳淞砲台，今日又當開仗之期，衆將官，砲台去者」那樣的笑話是不會有的（見痾僂集）也不會使彭德懷看來不快了。（見文藝第二期）

最近吳組湘等在漢口提倡通俗文藝頗力，大鼓該是對於北方士兵以及

民衆最好的抗戰宣傳的武器。

有人說，不要把民衆估價過低，他們也可以接受更高級的作品。這話自然不錯，但民衆程度決不會齊一，究竟水準低的佔多數。我們寫作大鼓，只是爲了這是北方民間所固有而又熟稔的東西，舊瓶裝新酒容易收效。我們決不會爲了寫作大鼓便以此爲止境，或是忽視大衆歌曲、牆頭小說和朗誦詩。在這全面抗戰的時候，應該各自用他所能用的文化武器來作抗戰的宣傳，從各方面去收得效果。在這時候，似乎不應有新舊雅俗之爭。譯報上八戒的話最痛快，不要再說理論了，直截痛快地拿貨色來看吧。大家各自努力吧。四川的漢奸正在用通俗文藝爲武器來煽惑我們的同胞，我們爲什麼還要看不起通俗文藝呢。大鼓的寫作剛在發芽，我們應該

加以維護，使其發榮滋長，成為抗戰文藝的一支勁軍。

新大鼓的寫作在內容方面自然是以抗戰為題材，形式方面似不妨仍舊照樣。但因具體談到這個問題的很少，所以我就所想到的提出三點，以供寫作者參考：

一、開端 開端七言四句至八句，不加襯字。開端以後襯字就多了。這是必然之理：起初緩慢，愈到後面愈快；猶之火車的開行一樣，起初空——空——的幾聲，是有間歇地緩慢的。

二、結尾 彈詞開篇的結尾每用三句。大鼓此例較少，但襯字較多，以便拖長了唱，却幾為定例。

三、用韻 大鼓也是十三轍（卽韻），與平劇同。子弟書露淚緣以紅樓夢爲題材，共十三回，分詠十二月和閏月，每回一轍：

鳳謀（言前）

傻洩（梭潑）

癡對（一七）

神傷（江陽）

焚稿（人辰）

誤喜（由球）

鵲啼（灰堆）

婚詫（搖條）

哭玉（發花）

閨諷（姑蘇）

證緣（中東）

餘情（七斜）

in 和 ing 韻也併在「人辰」韻內，惟大鼓「中東」每與「人辰」不分，實應糾正。犯此者以河南陝西以及安徽的一部分人爲多，因爲他們似乎根本就沒有「中東」韻，所以「刮大風」每每念做「刮太分」。王獨清的聖母像前就是中東與人辰不分的。大鼓中長板坡、別母亂箭也是如此。

老舍說：「京音大鼓段落不長，故不許換韻。」（見通俗文藝散談）現在我補充一句，但如段落較長，也可換兩次韻，名爲「三道轍」。老舍

又云：「激昂之處用江陽，哀婉之處用飛灰，俏皮之處用小人陳。」我再補充一句，哀婉之處還可以用「一七韻」。

近兩年來，我曾發現了一個通則，即：大鼓每韻二句，上句無韻，用仄聲；下句有韻，用平聲。但上句雖用仄聲，却常與平聲同紐。例如老舍的張忠定計有句云：

逃難的東來又西往，面無人色走慌忙。……大砲千尊一齊放，砲火過去再放槍。……茶也不思飯不想，坐在牀頭細思量。……我雖沒領糧和餉，一死也算大忠良。

用的是激昂的江陽韻。（崑劇千鍾祿中最激昂的八陽也是用的江陽韻）但上句「往」「想」「餉」都是「江陽」的同紐上聲，「放」則爲同紐去

聲。像這樣，上句雖是無韻，也等於有韻；元曲就是如此的。此法雖不必全篇如此，但如能多用，音調上必能更加好聽。

在內容方面，茅盾主張須注重「情節開展」和「人物描寫」（用對話顯示）。他頗推許南陽關；其實南陽關寫得並不好，或許是寧武關之誤吧？

最近我因受了友人柯靈、徐亞倩、來嵐聲的敦促，接連地又壓榨出八篇大鼓來。便又集成這一本小冊子。第一篇大壩子是根據劉白羽的襲擊而作的，其餘各篇也都依據報告文藝和速寫，因為沒有整段的時間從事寫作，所以每每草率了事，幾乎等於翻譯，這是我所引為遺憾的。在文藝五

卷五期上看到劉念渠先生說起，我的八百英雄已經由戴嵐霞女士用京音大鼓的調子唱過了，結果是「悲壯激昂」，同時各刊物上又蒙大家屢次提到並且稱讚，要我再出一本，真是慚愧而又感激。我就把這本小冊子獻給讀者們，在序文裏附一點抗戰大鼓的現狀和寫法，聊表我的謝意吧。

趙景深，廿七年十月。